



Strangers at Home

刻薄僱主 和 黑心外傭
以外的故事

作者 蘇美智 攝影 Robert Godden

外傭
住在
家
中的
陌
生
人

Strangers
at Home

住在
家中的
陌生人

外 傭

作者 蘇美智

攝影 Robert Godden



責任編輯
書籍設計

李宇汶
姚國豪

書 名
作 者
攝 影
錄音整理

外傭——住在家中的陌生人
蘇美智
Robert Godden
蘇美智、余京棠

出 版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
香港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
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

印 刷

版 次
規 格
國際書號

二〇一五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十六開（160mm × 220mm）三八四面
ISBN 978-962-04-3831-8

©2015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

更多好書請瀏覽三聯網頁：
<http://www.jointpublishing.com>



JPBooks.Plus
[facebook.com/jpbooksplus]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jpbooksplus)

目錄

008 前言 | 從三十三萬分之一開始……

— 蘇美智

1

018 我們的家：在虛假的親密中畫界

一個家擠進兩國人和一段僱傭關係，環境上親密，但心理上陌生。在這個奇異處境中，我們學習跟異鄉人在同一屋簷下朝夕相處，如何不當一名神憎鬼厭的僱主？如何彼此信任？如何設定各自的領域？

2

080 她們的家：電話另一頭的家庭關係

村裡人人都好像有點香港經驗。在這裡，很多丈夫缺了妻子，很多孩子缺了媽媽。女人都跑到香港照顧別人的家庭去了，自己的家又如何？

這是菲律賓一條村子的故事，也是外傭輸出國很多條村子的故事。

3

240 從家庭到制度，從剝削到改變。

一扇家門內發生的事，並不只是一個家庭的事。我們推開家門，踏前一步，嘗試一窺外傭制度下的種種，聆聽來自不同角度的聲音——然後探索：改變的力量在哪？

4

304

生活，在星期日繼續。

攝影師帶我們遊走香港各處，尋找假日的小菲國和小印尼——路邊的、生活的、令人饞嘴的、宗教的、文化的、炫異的，共冶一爐。

異鄉人的生活，在星期天盛放。

5

322

她、她和她的面貌

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子不約而同暫駐小港——有人因為掌控不了命運、有人為了掌控自己的命運、有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。在異鄉生活中，她們都煉成堅韌身影，但各有姿態。除了是外傭，也同時是詩人、排球女將、學生、工會領袖、媽媽……

376

後記 | 從這裡，到哪裡？

— Robert Godden

380

鳴謝



Strangers at Home

刻薄僱主 和 黑心外傭
以外的故事

作者 蘇美智 攝影 Robert Godden

外傭
住在家中的陌生人

作者 _____

蘇美智

香港記者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及英國Lancaster University，出版作品包括：《死在香港：流眼淚》（合著），《我們的同志孩子》、《壹家傻蛋》等。《死在香港：流眼淚》獲選「第七屆香港書獎」。

攝影 _____

Robert Godden

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修畢南亞區研究碩士學位，也在紐約大學完成蒂施藝術學院及Magnum Foundation聯辦的攝影及人權課程。Robert是一位透過視像媒體來促進社會改革的人權運動倡導者及攝影師，並有份創立Rights Exposure組織，致力爭取移民工權益。他曾任職國際特赦組織十五年，自二〇〇四年起擔當該組織的人權運動統籌主任（亞太區），被派駐到倫敦、加德滿都及香港等地工作。

Strangers
at Home

住在
家中的
陌生人

外 傭

作者 蘇美智

攝影 Robert Godden



目錄

008 前言 | 從三十三萬分之一開始……

— 蘇美智

018 1 我們的家：在虛假的親密中畫界

一個家擠進兩國人和一段僱傭關係，環境上親密，但心理上陌生。在這個奇異處境中，我們學習跟異鄉人在同一屋簷下朝夕相處，如何不當一名神憎鬼厭的僱主？如何彼此信任？如何設定各自的領域？

080 2 她們的家：電話另一頭的家庭關係

村裡人人都好像有點香港經驗。在這裡，很多丈夫缺了妻子，很多孩子缺了媽媽。女人都跑到香港照顧別人的家庭去了，自己的家又如何？

這是菲律賓一條村子的故事，也是外傭輸出國很多條村子的故事。

240 3 從家庭到制度，從剝削到改變。

一扇家門內發生的事，並不只是一個家庭的事。我們推開家門，踏前一步，嘗試一窺外傭制度下的種種，聆聽來自不同角度的聲音——然後探索：改變的力量在哪？

4

304

生活，在星期日繼續。

攝影師帶我們遊走香港各處，尋找假日的小菲國和小印尼——路邊的、生活的、令人饞嘴的、宗教的、文化的、炫異的，共冶一爐。

異鄉人的生活，在星期天盛放。

5

322

她、她和她的面貌

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子不約而同暫駐小港——有人因為掌控不了命運、有人為了掌控自己的命運、有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。在異鄉生活中，她們都煉成堅韌身影，但各有姿態。除了是外傭，也同時是詩人、排球女將、學生、工會領袖、媽媽……

376

後記 | 從這裡，到哪裡？

— Robert Godden

380

鳴謝

前言 |

從三十三萬分之一開始……

如果香港沒有輸入外傭，這本書根本不可能出現。

我是香港三十三萬個外傭僱主之一，我家外傭的聘用合約上，簽署我的名字。

在主流傳媒裡，「我」面目猙獰。印傭 Erwiana 那張被暴力摧殘的臉孔，在在向全世界宣告在文明外衣底下，香港僱主之惡。「我」可憎可惡，即使家住千呎單位，依然費盡心思在馬桶上搭建單人床，還喜孜孜地向訪客展示奇妙空間。

在一些愛孩子的人眼裡，「我」是不負責任的家長，把孩子丟給外傭成為「另類孤兒」。「我」也殘忍地天真，奢望外傭挑戰人類極限，以 all-in-one 姿態接管家中大小事務，包括買餸煮食、推輪椅揹孩子、洗衣洗車洗廁所，並且兼任小學雞的英語補習老師和僱主生活壓力的出氣袋。

在一些愛研究的學者筆下，「外傭僱主」四個字早滲入原罪。「我」是參與全球化的剝削系統的共犯，漣漪般把資本主義之惡，一環接一環輻射到發展中國家最窮鄉僻壤最弱勢的那個家庭；而「我」不但沒

站上女性主義陣線，與外傭合力掙脫父權牢籠，還把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複製成更小的，綑綁在一個異鄉女子身上。

這些面貌無疑令人不安，但脫去「」後的我，其實和香港大部份僱主一樣，只是努力生活的人。有關兼顧家庭和工作的需要，好像有選擇，卻從不是真正選擇。對於在家中引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鄉人，其實非常忐忑。聽到傳聞中外傭的種種奇異行徑，祈求不要發生在自己疼愛的家人身上。看到虐傭個案不禁反躬自省，要求自己別掉在那條惡名昭著的大滑坡上，踏上刻薄僱主的不歸路。

總覺得，在刻薄僱主和黑心外傭這兩個極端之間，我們應該還可以聆聽中間那些人那些事。

以記者身份和僱主體驗踏進外傭議題

幾年前，我萌生一個模糊的願望：以記者身份和僱主角色的真實體驗，檢視隱伏在很多香港家庭的僱傭關係，並且踏足外傭在彼邦的家庭，面對面了解留守丈夫和留守子女的處境。

這個願望始於我家的菲傭姨姨。她為我們打工九年，那三千多個晚上，我家兩小臨睡前都會摟著她親親說晚安。與此同時，她能親親自

己孩子的晚上不到三百個，偶爾還會為他們的戀事和選科越洋抓狂。菲傭姨姨的外婆和媽媽在這期間相繼過身，兩次我都目睹她接到長途電話後躲在房裡哭成淚人。我不知自己能做什麼，倒是女兒用小小手臂緊緊摟著她。

某年她告訴我們，打算把自己的女兒申請來港做家務工。聽時我呆了，回想這些年來她離鄉別井，供孩子一一完成大學，沒料到最後的安排竟是這樣。我實在不知道，這些女子是如何一代接一代撐下來的。

此城的外傭數目年年遞增，她們就住在我們家中，為老少提供日復日年復年的照顧，填補公共服務非常重要卻又出奇薄弱的一環。可是，對於這工作如何影響外傭遠方的家，甚至如何動搖一個國家的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，我們視而不見。

認真想來，觸目驚心。

一段段複雜而奇特的關係

這書分五部份。第一部份從外傭僱主的視點出發，還看他們如何經營一頭加入了傭傭關係的家。當中有人曾經想像把外傭納入親密圈，美

好有如一家人，奈何漸漸發現這原是某種天真，因為這關係中的僱傭本質根本無法否定。有人戰戰兢兢地成為僱主，然後碰上巨大的文化差異和常識鴻溝，雙方困在家門內逃不出彼此，令安樂窩淪為壓力場。有人在外傭離職後，始發現一家人原來站在支援服務的斷層上，「家庭友善」只是口號而非政策。但也有人發現，聘用外傭帶來意外好處——因為家中添了「觀眾」，她更要鞭策自己演好媽媽的角色。

我們的家居環境如此狹窄，親職生活如此緊張，再擠進一個因僱傭合約之名而來的異國女子——要在此間劃出一條合理合情的、人性化的界線，談何容易？如何在艱難中實踐「互相尊重」這基本？

劇作家莊梅岩這樣總結她第一次聘用外傭的經驗：「僱主和外傭確是複雜而奇特的關係，需要距離，也需要智慧。」在書的第一部份，我們徵得莊梅岩和外傭 Okah 雙方同意，以紀實方式拍攝這個家庭的多個生活場景，用影像探索這個公私領域交錯的奇異空間。

走進外傭村

第二部份記錄了我和攝影師 Robert Godden 到菲律賓採訪的經過。我們走進一條大量輸出外傭的村子，寄住在一位前外傭家中，在她的引介下探訪十多個留守家庭，了解他們的尋常日子——

留守丈夫：獨守空房的男人既成為憐憫對象，但同時也是備受監察的人。出軌的流言很多，常常由通訊科技推波助瀾，傳進兩地夫婦的耳朵裡，令越洋信任變得非常困難。

幾位受訪男士不約而同地用「寂寞」來形容太太離家後的生活，但只有一位男士堅持要太太按照原訂計劃，完成兩張合約後回家——雖然這代表海外收入無以為繼，卻增加了這對夫婦關係的幸福感。受訪男士中，沒有一人把外遇宣之於口，但是有回流外傭告訴我們：「（外遇）是海外工作的一部份……是套裝，我只能接受。」

至於也是爸爸的留守丈夫，對新的親職內容各有不同程度的適應與不適應。有人成為孩子激賞的大廚和家務總管，有人抱怨自己不得不犧牲工作理想，也有人聘用本地的留宿外傭來解決自己的不適應。有兩個受訪家庭曾聘用家傭來照顧子女，即是說，香港的外傭僱主原來啟動了某種外判親職的連鎖作用。

留守孩子：留下來的孩子，有的在少年期便掌管家庭收入和介入家庭事務（因為喪父或父親不被母親信任），有的放任消極把生活上的不如意通通歸咎於缺席母親，也有努力上進的好孩子故事。除了個人性情外，他們的父親能否適應新的親職要求，似乎亦是關鍵。